



吳 岱 穎

民國六十五年生

台灣師大國文系

就讀／台灣師大國文系

作品／〈我們的城市〉等

曾獲／師大文學獎新詩組第三名

創  
作  
理  
念

創作是朝聖的路途，聲色俱寂，唯知有光於前。

那是引領嗎？

不知道了，只有書寫的本身是可資依憑的道路，所以追尋前身，以及其中的黑暗。

母親突然打電話來。

那時我剛洗完澡，頭髮還濕濕的掛著水滴，不住往下滴落。我從同學手上接過話筒，母親的聲音隱約傳來。話筒裡雜音嘶嘶作響，母親的聲音被干擾得殘缺不堪，那音調那口氣教我輾轉尋索，而記憶總不真切，彷彿也隨著糾纏膠結的雜訊而微弱得難以辨認。母親的聲音像來自另一個世界，那世界我不清楚，亦不明瞭，卻遙遙繫在電話線那端，在我看不到的地方。

母親說下個禮拜要開刀，拿掉乳房裡的瘤。也不知道是良性的還是惡性的。醫生說是良性的可能是百分之九十五……

我突然想起多年前的夏日，在太魯閣的溪谷裡，我們涉水而渡，要在叔叔開車過去之前走到對岸。母親在我的身前，很快地便越過溪水而去，我則試圖越過一塊水勢湍急的大石。水深及膝，冰涼得讓人覺得是冬天，而陽光灑落，溪谷裡的石頭一片亮亮的蒼白，白得刺眼。

我滑了一跤，讓水沖下一公尺，隨即被藤草絆住而停下，身上的衣服都濕了。我爬了起來，若無其事地走到對岸。母親在那裡等我，看見我弄濕了身體，便罵了我一頓。沒有人知道剛才發生了什麼事，一個都沒有。

或許總是這樣的，在過去以及現在之間，總有某些東西不斷地在消滅，不斷地增殖，隨時變化出新的部份，可能還掩蓋了原來的部份，而我們卻永遠無法知道。我們是無法知道了，因為我們只相信眼睛所見，且把它當作真實。

放下了母親的聲音，我拿起毛巾開始試圖擦乾頭髮，然而水滴還是無助地向下滴落，彷彿在時間中飄落的名字，一聲一聲，喚不回的過往。很奇妙的，我並不感到悲傷。我只是靜靜地擦乾我的頭髮，擦去滿腦子的濕意，像驅離一些令人厭憎的蚊蠅，我也拭乾了自己。

是夜，我失眠了。我在燠熱的寢室裡輾轉反覆，像一隻怎麼也煎不熟的魚，終日在油鍋裡轉側；更像是過世前臥病在床的父親，氣息奄奄，卻無法開口告訴我們那裡疼痛，只有無盡痛苦的眼神，彷彿宣讀上帝的罪狀一般，不住往虛空中張望。

難道這就是我的前身？

我走下床，在室友的微鼾之中打開抽屜，拿出前些日子寫的一篇「冬夏之外」，細細讀了起來，彷彿又回到了那些無奈與苦楚交集的歲月。我該站在那裡呢？我不知道。或許我並不是屬於這世界的人，我只是莫名其妙來了這一遭，接觸了一些人，一些事情，但那不並是我生命中的必須。父親的死，母親的病，朋友一個一個地離開。站在桌前看著不住閃動的桌燈，白色的日光燈管隱隱透射出噬人的寒意，而我全身被這冷冷的光線包沒，被牠咀嚼，骨中竟也傳出一陣陣疼痛。

前年母親開刀的時候，也曾如此疼痛嗎？當傷口癒合，留下一道突出的刀疤，在那些寂靜的夜裡，母親是否竟也感覺到不應再出現的疼痛呢？而我靈魂中空虛的那一部份，或許也會因為不存在的傷感而悲傷，像為著追憶而追憶，為著離去而離去，過程本身就是最後的原因，而誰該真正地感到哀戚？

去年母親節前夕，我因為健保卡要換新，特意寫了一封信寄回家。之後母親同樣也寫了一封信回給我，文辭還不是很順暢。大概是說我小時候曾經在母親節對著母親唱歌的事。我早已忘卻曾經有過那樣子的記憶。拿出健保卡，信就扔到抽屜裡去了，急急忙忙去看牙醫。

寒假回家，我無意在書桌的抽屜裡發現一疊未用完的信紙，裡面卻是母親寫了又寫的同一封信，給我的信。我默默將信紙收好，放回抽屜裡，假裝我從來沒看過這些信，但手汗卻濡濕了信紙的一角，縹緲的，再也攤不平。

關於那些曾經左右我們生命的事，我是再也記不起來了，留下的僅是些破碎的片段，我已說服自己將它們遺忘。在不經意之間，所有事物依次變形，再沒有人能認出它們原來的相貌，我也不能。母親的記憶裡，我的歌聲依舊，我的形容相貌依舊，我還是原來那個長不大的小小男孩；而在我的記憶裡，母親依然身著一條米白印花連身長裙，頂著一頭蓬鬆秀髮，翩然降臨母姊會場，在炎熱的天氣裡，冷冷注視著其他的家長，彷彿大理石雕像似的存在。或許我們的記憶就只能永遠停留在那個泛黃的時期，在那段永不消褪的時空中，朝眾人冷冷地微笑。

我身外的夜是涼了，看樣子還要下起雨來。我把稿紙收起，突然想要寫一封信，但沒有收信人。就算是喃喃自語好了，或者也可以是真實的自己。於是我這麼想，在一切開始結束之前，我要找到我的前身。

我該向哪裡去尋呢？茫茫的夜裡，窗外降下淅瀝的雨聲，彷彿穿透心靈的詭異足音，達達旋向長夜的深處。在那裡，我看到了那個蹲踞在

庭前的小男孩，他無邪的面容令人無法懷疑他心裡正在想些什麼，是不是今夜又將潛行至鄰居的窗下，偷窺在密夜裡進行的性愛？沒有人知道，因為這一切都將不會被揭穿，在未來的每一個時候，小男孩都將是眾人忽略的影子，他有他自己的世界，別人無法侵入的殿堂。

親愛的小男孩，你可知道你的未來？或許我可以幫你預料：你將擁有眾人的漠不關心，以及所有的絕望了。親愛的小男孩，你就是我一路走來最不願看見的人，我的影子，我罪惡的腳步。

那是事實嗎？我如是向自己詢問。如果那是事實的話，現在站這裡的我，是不是就是罪惡的化身？我心中的邪惡滋長，逐漸佔領了我的身體。關於那些黑暗的成分，我是不是有能力將它們分析出來，像一份精密的檢驗報告？如果事實真是如此，我該如何自處？

小男孩，如果你知道最後的結果將會是這樣，你還願不願意長大？

我一直無法忘記那一日，在父親即將出殯的上午，靈堂前的親友們交相慟哭失聲，而我跪在藍色的帆布搭成的棚子底下叩首答禮如儀。我不知道他們在哭些什麼。我並不感覺到特別悲傷，躺在那棺材裡的屍體與我不見得有特別親密的關係。長年在外的父親只是靈堂上的一幀照片，黑白的眼神分明而陌生，注視往來弔唁的人群。或許是受到那氣氛感染的緣故，我竟也嚎啕大哭起來，望著那幀放大的黑白遺照，伸手抹乾涕泗縱橫的面頰。出殯完到頭七的這段時間，我與堂弟妹們玩得很愉快，彷彿放了一個長長的假期，回到學校，精神奕奕。

是什麼在促使我改變呢？是冷冷的母親，還是在我生命之中只佔了

一小部份的父親？我想這也許很難確定，能夠左右他人的力量為何，或許永遠不會有人知道，但它確實存在。對我而言，過往的記憶中組成童年的部份已經變質了，在那些寒冷的日子裡，精神恍如湖面一般被凍結，成為不可穿透的堅硬整體，成為箝制生命扼迫呼吸的實存元件。我攀越過重重的道路險阻，以為一生就要這麼過下去，再沒有順當的一天的時候，心情卻突然開朗起來。這難道是因為我的生命模式已被自己給徹底看穿了嗎？或者是我已不再看重這些影響人生旅途的悲劇因素，而讓無可無不可的心情佔有了我的全部？

曾經有人這麼告訴我，夢，是一定會成真的，不管它是好夢或是惡夢，只要你持續地想，終有實現的一天。當他用神秘主義者的口吻向我傳遞他所信仰的理念時，我的心中正唱著『苦難的生活……』，那原是我心中最常想起的字句，在唇齒之間進出過千百回。我從來不曾有過讓它成真的念頭，而或許它也從來不曾成真過，但是有那麼一刻，我的心中產生了一股懼怕它實現的感覺，雖然只在一瞬間，但也激起一陣顫抖。

苦難的生活，誰能料想得到它竟然以接近詛咒的方式呈現？微寒，在我心底滋長的寒冷從緊縮的胸臆開始，一直到無窮遠的未來，那真像是無所不在的詛咒，時常在我的身外揮手致意，彷彿我是它們最親近的人，與它們相熟識的程度遠遠超過其它不幸的種子們。我向身外的靈魂伸手，想要一些溫暖的觸撫，但卻總是摸到岩石般的冷硬。

那時他說：『交談，我不覺得有什麼好交談的呀！……』後面就只有無盡的空白了。我們默默穿過宿舍後面的樹林，那裡有人家在燃燒成堆的落葉，煙氣一圈一圈，像是接引人們升天的祥雲，只不過味道噓了

一些，顏色也稍微灰了一些。我們默默地走路，像是一對無言的戀人，但我們並不是國中女生，我們無法在感情無疾而終之後，帶著淚光試圖恢復已逝的友誼。這可能是我倆不知道這種感情還有恢復的機會，但更像是我們都不想挽回，我們習慣讓破碎的保持破碎，讓成灰的都飛散算了，連撿拾都懶得撿拾。

我就著失卻溫度的燈光，向過往作出諸多推想，毫無解答。那像是完全無根由的背叛，沒有一絲一毫的跡象可尋。我寂寂冷靜的前身，在漠漠無垠的歲月之流裡洗刷它的陳塵，留下晶瑩無滓渣的琉璃之身，於我的腦海裡閃動流亮光輝，如銀器在櫥窗之中展現它的冷傲不近人，我也漸漸變得寡言。倒不是真的不說話，只是不再讓他人窺視我的內心，不再讓我的前身之影投射在我的生活之中，那將讓我的生活揚起手來，對昨日比出一個咒罵的手勢。其實若能痛快的罵便罷了，最是讓人感覺怯懦的，就是以為錯誤的責任盡皆在你，而到底是那裡錯了，卻完全不讓你知曉。霧中的迷惘，霧中的恐慌，而我是真真切切地認識了那種恐懼的感覺。

深深的傷害，並不包括生活之中種種不悅。我看見生命的真相，除了孤獨，還是孤獨，如同站在玻璃門之外看著往來的人群熙攘，也只是看著罷了。我從來沒有真正的切入過那個世界，僅僅讓它徘徊在我周圍，對我作出一個又一個的實驗：疾病、惡意的攻訐、冷漠與疏離。我還有什麼沒有嘗過的呢？

或許這一切不過是生命開的一個小玩笑罷了，我在無盡的時空中追尋，如同普魯斯特倒亂時間的水流，成功地回到過往裡，為自己的生命



作出交待，彷彿真能成就些什麼，但我無法理解的是，縱然我能夠對生命再次作出正確的覆述，孤獨亦不會稍逝，它只是一再一再重複，加深你對它的印象，如同無止盡的夢魘，日日夜夜在你的生活之中纏繞不去。

這算是看破嗎？如果是的話，為何我在窗外凌亂的車聲中聽見自己的吶喊？

凌亂的吶喊。當朋友在電話裡告訴我他父親住院，祖母在療養院裡等待，母親不聞不問，繼父威脅著要趕他出門，而他今天騎車撞了個老先生，對方正在考慮要不要告他，我心裡想的只有一句，啊？就這樣了嗎？這樣的回答對朋友跟我會造成什麼影響，我不知道，也不想預期，我僅僅只是孤獨的個體，我的記憶因為朋友的言語觸撫而出現漣漪，交相感染，重重層層，但我還是孤獨的，短短的三分鐘裡，我在思緒的囹圄裡打轉，成了名符其實的囚徒，我還能期待什麼？那畢竟只是朋友的故事罷了。既然我的故事無人傾聽，我又何須開張兩耳，對外面的靈魂負責？

這夜越來越深，也越來越黑了。我感覺涼意更增，像是季節就在我身外輪遞，一圈一圈轉個不停，而現在剛好陷落入低潮的時刻，有海的語音縈縈訴說陽光終年不到的冷清。我該相信什麼呢？

我突然想起那一個夏天，在濱海的教室裡，當我摘下鼻樑上的眼鏡，窗外的藍天碧海變得模糊，世界像是融混在一團深淺無定的藍色之中。我驚覺到這是詩，因而提筆寫下這樣的句子：

我看見天地交界泯滅，海的藍色

吞噬無妄的游雲

浪花因孤獨而開始

我乃因為，因為孤獨

然後呢？詩以後則是更多詩。在那裡，我找到了許許多多一同走過的人，他們有的是卓然成家的前輩，有的則是沒沒無聞的學生。呼吸、嘆息，我可以感覺到冷雨之中的微熱，在他們音節跳脫的詩中，哭笑怒罵，喜樂隨意展現。我驚呼奔走，在通向此境的道路上狂悲狂喜，悲的是生命停滯，喜的是生命開展，既矛盾又豁然。

歲月輪迴，我一無信仰，二無有力的支撐，唯一能幫助我的，除了書寫，也只是書寫罷了。在我動筆沙沙說話的時刻，在我十指飛舞於電腦鍵盤上的時刻，我的生命因而能加以確定，我知道我的生命並不是白白的走過一遭，我的諸般苦痛也因而有了價值。原來普魯斯特早已明白了這一點，始能於百千萬的文字之中見證生命。

微熱，生命的溫度或許會因為外在的寒冷而變動，但它自有其陽光晴明的時刻。母親的話語我隔著電話接收，聽到的卻是交代。母親的身體，我應該知道，應該明瞭，而母親對我訴說，更是關懷。我揣想母親的來處，像是探究宇宙的起源，在絕對真空之中蘊藏的能量無限，朝向大霹靂的端點行進。這分裂的起源也是生命的開始，那可以叫做愛嗎？

我可以忘記過往，我可以告訴自己那些失落的部分，均應由愛來填滿。我不是聖人，我的平凡只是在角落裡寫詩，然而我要這樣告訴自己，

一切都可以原諒，因著不停移動的時間，因著不停的重建，因著書寫。

在我少樂多憂的旅程裡，我以一雙眼，一隻筆，尋找我對生命的熱愛，而這已足夠我堅定地告訴自己無憂無懼，縱然我摘取的僅僅只是一些片段，一些零星如斷簡殘編的記憶內容，我亦能自其中看見一個只屬於我的天堂，針尖上的天堂，那裡有歌聲，還有溫暖的陽光。

我的前身鋪展在長夜的盡頭，後面就是黎明。